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辛未盡其日

孫覿撰公墓志曰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衆數萬絶淮泝江鼓行而南將吏望風逃竄無一人敢攖其鋒者當時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咸安郡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

置使提孤軍駐楊子之焦山募海船百餘艘具糗糧治器械進泊金山下連艫相啣為圜陣東向邀其歸植一幟書姓名表其上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机上肉耳平旦擁千舟譟而前公先命工鍛鐵為長綆貫一大鈎徧授諸軍之伉健有力者比合戰分海舶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大帥立馬江上鋭欲為救熟視蹝擾莫能進一步曾不踰時掩獲數百舟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已乃並治城西南隅鑿一大渠亘三十里欲潛師渡建康而

地勢高仰潮不應一日乘南風縱火千餘艘抗舟師破巨
浪冒百死趨瓜洲渡公曰窮寇勿追縱使去於是録俘囚
東之沉江中金帛盡與麾下盡遣吾人之被繫縶者書婦
女州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家然後獻捷行在後兩淮交
兵十有餘年而金卒不能飲一馬于江者懼公楊子一戰
之捷也公諱世忠字良臣綏德人年十八始隸延平府兵
籍悍邁絕人不用鞭轡騎生馬駒挽彊馳射勇冠軍中家
貧無生產業嗜酒豪縱不治繩檢間從人貰貸累券十數

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級馳還得金幣償之率以為常嘗從統制官黨萬戰銀州方鮮鞍頓舍而敵騎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為公袒裼持一戈率其徒戰卻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遥見一帥金甲朱旗出護兵意得甚公馳一騎刺之後諜知貴將駙馬郎君烏頁也大師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童貫怒不先白已黜其功不錄宣和初妖人方臘起青谿不旬朝衆數萬破衢婺杭睦歙五州江淮大震徽宗詔諸將發兵捕誅時公隸統

制王稟行次浰河別將王淵駐兵在焉公扣馬而進曰公領騎兵而戰非其地奈何淵問曰汝為誰荅曰韓世忠也淵喜其言移據便地翌日縱騎搏賊公率所部突其旁賊驚犇退殺無噍類淵喜甚飲公酒會稟卒遂從淵方臘授首例補承節郎河朔山東羣盜蠭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喦谷多者萬計少者屯聚䫉博則有楊天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拖山等至不可勝數公方從王淵名播於兩河間而捉殺制置使梁方平又請公自副徐兖山東之

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張師正統勝捷一軍號精鋭尚書李彌大素不知兵欲誅一二裨佐立威以彊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遁歸彌大殺以狥衆反側洶洶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所過焚掠官軍莫能制淵聖皇帝詔公討捕晨夕兼馳至宿遷單騎扣其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豈有作賊此李公謬舉使若輩求活於草間耳衆素服公勇相視慨然投戈免胄請從公歸公杖馬箠

護之而還淵聖名見嘉奬面賜袍帶正授單州團練使
今天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羣臣勸進公偕諸將
陪扈至南京上即位進嘉州防禦使御營平寇將軍再
幸維揚又負櫜鞬以從四年金山捷書至除檢挍少保
改武威感德軍節度使制詞曰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
振軍聲殺傷過當强隣震疊知國有人至今天下誦之
方宣和末金人攻京師議者皆謂强隣不量彼已昧死
一來忽見天子宮闕苑囿城池之大慭慭然莫相知而五

路之師日至間其疑懼壓以重兵而與之講和庶幾景德澶淵之盟足以為德無何刼寨一跌始有輕視中原之意積五六年舉國深入超邑越都通行無所累南至潭湘東暨吳越皆罹其毒諸將按兵坐視莫與交鋒惟公自負其能獨與決戰何其壯也北方之俗壯士善騎健馬被鐵衣數重上下山坡如飛矢刃不能傷故常以騎兵取勝公在靖康蒐集惡少年敢死士為一軍教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嵬如古羽林佽飛射聲越騎之儔

屨鋒鏑蹈水火無不一以當百於是北馬牧淮楚間公至
天長之大儀與之遇金帥貝勒托卜嘉擁騎奔突而前
背嵬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砍其胸下稍其馬
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自出新意刱克敵弓斗立雄
勁可洞犀象貫七札每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金人震
駭若有鬼神捕獲千萬人得鎧甲器械甚衆又轉至高
郵卒擒搭拉等具舟載俘獲獻之朝自是金人一再敗
衂稍知沮畏雖時時小入窺邊無復跳梁不制之患矣

進少師橫海武寧武安軍三鎮節度使公生長兵間習知戎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以一毫挫于人臨敵制勝一出於意造故能以少擊衆劉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陽與之對壘屢戰破之嘗乘勝北踰淮泗並符離徑淮揚之宿遷豫亟名北軍四面而至圍之數重公按兵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嚮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按轡而馳公曰敵易與耳乃治兵赴利進攻淮揚金帥達里貝勒者驍勇蓋衆獨出挑戰不勝而逃有馬大

師亦號勇將乘兩虎相斃之勢奮迅而出亦重傷敗去退而太息曰名不得虛矣師旋斬捕首級過當封英國公會金主遣完顏烏凌阿思謀來聘請以太上皇梓宫皇太后鑾駕來歸除前事復故約上曰誠如是吾能忍垢以從使驛五反嵗行兩周而講和之議定兩地晏然解兵撤警公自山陽造朝拜樞密使貂冠赤舄入侍幃幄極人臣之選閲數月思避時柄上書解機務不許疏累上且曰臣蒙國厚恩誓捐戰場效一死以報今以菲材

承輔樞機進陪國論實懷危溢之懼所冀天慈乞解將相之官以祠官奉朝請日望清光不勝區區上不能奪加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咸安郡王恩禮寖崇度越前比公受命已杜門謝客絶口不論兵時跨一驢從二三童奴負几杖操酒壺為西湖山水之游解衣藉草命酒獨酌盡興而返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以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嗚呼靖康建炎金人内訌天下多故公起行伍間忠憤感發奮不顧身以狥

國家之急建陽之役手擒二憾金山之戰帥渠犇命僅
以身免然後驅攘羣盜四封之内掃蕩無餘方是時也
諸宿將徙屯江左公獨留戍山陽孤壘塊然旁無蚍蜉
蟻子之援蔽遮江淮屹然如金城湯池之固中興之烈
公為第一主上英武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其
尊榮而干戈鐵鉞亦未嘗有所私貸故岳飛范瓊皆以
跋扈賜死惟公進而許國杖一劔戡除大憝為社稷之
臣退釋兵柄以功名富貴始終一品為公師持三鎮戎

節累封大國進爵稱王賜號揚武翊運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寔封五千九百戶澤流子孫功書竹帛追配前哲可謂賢也公御軍嚴而有恩紀律修明不以賞罰佐喜怒藜羹糗飯與衆均之士以此樂為用摧鋒陷堅百戰不怠威名凛然天下想見其風采太母行殿歸次國門將相大臣班迎道上太母坐帷中顧左右曰韓其孰是敵中皆知其名傭舂釋擔聚觀太息上所賜詔皆親札雲章寶墨奎壁之光粲然集而録之為若干卷

珠囊玉軸子孫世守之為希代之寶公病且革故時將
吏問病卧内公曰吾歴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
流矢未嘗退衂瘢痕尚在發衣視之舉體皆是賴天之
靈得全首領卧家簀而没諸君尚哀其死耶　遺史曰
韓世忠疾上飭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于道平時將
吏問疾卧内世忠曰歴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
流矢未嘗退衂瘢痕尚在發衣視之舉體皆是且曰賴
天之靈得全首領卧家簀而没諸君尚哀之耶疾益侵

册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賻有加遣中貴護喪事贈道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世忠字良臣綏德軍人年十八始隸延安府兵籍慓悍絶人不用鞭轡能騎生馬駒挽彊馳射勇冠軍中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能繩檢人呼為潑韓五有席三者嘗算世忠當作三公世忠以為侮已痛毆之後亦到江南依世忠世忠以錢三萬緡贈之兩子隸軍中皆專為横行世忠貧賤時間從人貫貸累券十數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級馳還得銀

絹賞則償之卒以為常統制官黨萬戰銀州方解鞍頓舍而敵騎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為世忠袒裼持一戈率其徒戰卻之萬兵來援之殿而還又嘗見一帥金甲朱旗出戰指麾意氣甚厲世忠馳刺殺之後諜知乃貴將駙馬郎君烏頁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怒不先白已黜其功不録世忠既貴與將吏騎馬出郊喜坐於淺草中世忠語急而聲厲每言出則吐舌或以為是蛇精　林泉野記曰公諱世忠

字良臣延安府人少無賴隷赤籍馬累遷為將嘗與張
俊俱破鄆賊李太于醎河何威于洺大名賊于超化寺
内黄賊于祁州徐靖於莒縣張仙于擂鼓山濰賊于方
村并濟南賊公常勇冠諸軍遂定河北京東之地靖康
初從王淵為統制軍趙州金人深入世忠刼其寨加顃
州觀察使從淵守應天金來攻世忠楊進等累戰敗敵
相拒三月而退建炎初為御營使司左軍統制從幸維
揚上甚簡眷二年率張遇陳思恭等軍于河南府世忠

約翟進丁進孟世寧伐金于永興軍三衙失期陳思恭
先以後軍遁世忠敗張遇援之得免收散卒數千歸行
在後加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除平寇將軍救京東戰敗
亡其將張遇三年金取徐州世忠棄淮揚軍走渡江止
餘兵三千亦皆潰去聞苗傅劉正彥廢立乃同張浚呂
頤浩入援請為軍鋒破正彥赤心隊軍于臨平其復辟
功居多加節度使苗劉走除江西福建制置使率馬彥
溥趙竭忠趙竭節等追破于建州浦城縣統制孫世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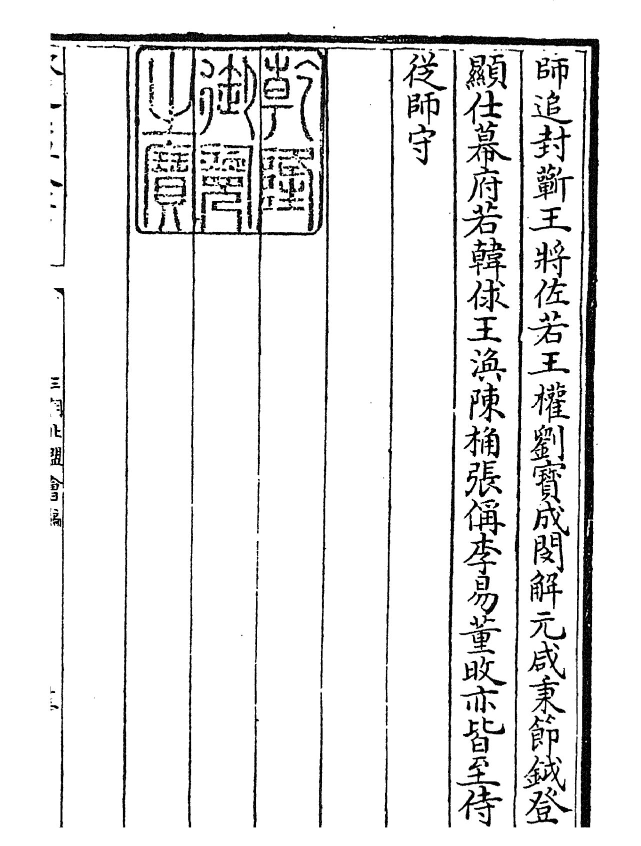
臨陣擒正彦傅僞服竄村落為人所執送世忠獻俘行在上親書忠勇韓世忠五字於白旗以賜加檢校少保御前左軍統制世忠屯潤州敵渡江世忠退守江陰次年敵自明州還烏珠使請曰借我一路北歸舟中金帛盡以與汝世忠云可留下烏珠乃去以舟師戰於建康門外敵大敗斬首三千級次日再戰世忠海舟無風不能行以小舟縱火我師大敗統制孫世詢嚴永吉皆死復失所俘後改神武左軍統制紹興元年曹成馬宥劉

忠亂湖南范汝為據建州除世忠江西福建荆湖宣撫副使二年復建州汝為自殺遣提舉官董旼往道州招降曹成馬宥將李闕殺宥以潭州降劉忠據潭州白面山有衆一萬號花面獸世忠破之忠奔劉豫為其下所殺加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未幾除江南東西路宣撫使守建康三年進開府儀同三司淮南宣撫使屯鎮江後劉光世代世忠戍世忠遣人入城潛燒府庫光世訴於朝移屯於建康世忠又欲以兵襲其後上書冦恂

賈復事以賜四年敵入淮南上親征世忠敗敵於大儀鎮又遣將董敗敗之天長解元敗之承州及六合縣許世安王權敗之真州五年來朝加少保遣將呼延通敗敵於漣水軍為行營前護軍六年改武寧安使軍節度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敗敵於宿遷圍敵淮陽軍不能克加横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岳飛進軍京西命世忠為援延數月方至淮陽七年遣呼延通王勝王權襲敗敵於淮陽然與淮陽對壘終不能

克每歲纔獲一二小捷而已九年宰相秦檜主和世忠
伏兵洪澤欲劫金使以破和議部將郝卞以其謀密告
淮東運副胡昉時韓肖胄送金使還昉以告肖胄俾由
淮西路而去檜甚啣憾加少師其兄世良為龍神衛四
路諸指揮使和州防禦使主管侍步軍司十年敵敗盟
加太傅河南北招討使封英國公統制王勝敗周太師
呼拉貝勒于淮陽又敗敵收海州擒偽王山又遣王昇
王權敗之蔣家莊又敗之淮陽統制解元敗之沂州潭

城縣世忠敗之淮陽十一年烏珠大入淮西世忠與戰濠州敵敗而去來朝除樞密使罷兵柄世忠獻錢一百萬緡米九十萬碩及鎮江淮東諸庫於朝加兄世良奉國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命張俊岳飛還其軍於鎮江秦檜方謀去勳權累諷臣僚言其過章上皆留不報世忠懼焉乞閒乃加太傅橫海武寧安化節度使醴泉觀使罷十二年改封潭國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封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薨年六十三贈太


師追封蘄王將佐若王權劉寶成閔解元成秉節鉞登
顯仕幕府若韓俅王渙陳桷張偁李易董敗亦皆至侍
從師守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九至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朱一政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九

宋 徐夢華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二十一年九月盡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二

十日乙未

九月巫伋鄭藻使於金國回巫伋鄭藻以祈請使副使

於金國至金國闕下引見至内殿奏公事惟正使巫伋

得入金主問所請者何事伋首言乞修奉陵寢金主令譯者傳言自有看墳人伋第二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國又令譯者傳言不知歸後甚處頓放伋第三言本朝稱皇帝二字又令譯者傳言此是你中國事當自理會伋唯唯而退以待辭而歸遺史曰巫伋作祈請使而無祈請之辭投書而已議者謂不識字之承局可優為也

上幸張俊第府官吏各轉一官

十一月陳相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孟思恭副之陳相

字相之孟思恭字彥安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二十二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孫仲鼇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陳靖副之陳靖字

彥恭開封人　李琳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石清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三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八日癸亥施鉅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蕫彥明副

之施鉅字大任湖州人兾彦明開封人　吴㮚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張彦收副之吴㮚字少仁建康人張彦收字安道開封人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人改元正元

紹興二十四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七月二日癸丑張俊薨中興遺史曰張俊享年六十九以疾終于牖下上聞其薨震悼輟視朝三日賜棺木襲衣一品禮服龍腦水銀賻絹各有差追封循王厚録其

孤俊之妻秦國夫人魏氏先俊薨以其愛妾榮國夫人
張氏繼室嬺其同姓改為章氏俊狀貌雄偉性深渾厚
嚴重征行戍守師律整齊納亡撫降皆能得其死力如
楊存中田師中趙密輩皆出其門
十四日乙丑上幸張俊第臨奠　上幸張俊第臨奠為之
慟哭幹辦官高漸李華等皆右武大夫仍賜金帶
八月勅塟張俊　勅塟張俊于常州無錫縣命延福宮使
安德軍承宣使内侍省押班張去為護塟事　林泉野

記曰張俊字英伯秦州山陽人少為弓箭手初從瀘州兵討南蠻有功後從梁方平累攻夏國皆先登宣和五年京東河北盜爭起從方平破鄆州賊李太子追至洺州大合羣盜萬人來拒又擊滅之六年破大名賊於超化寺追至内黄又破内黄賊數千七年破沂州賊三萬於沂水追至密州又破密賊徐靖於莒縣回遇賊於南樓山又破之還沂州破賊張仙於闕鼓山又破濰州羣賊于方村累遷武德郎八年濟南賊孫列整衆十萬俊

從方平討之先射中賊來挑戰者因大破于鏵子山又破濰州羣黨于昌樂靖康中從种師中攻太原與大金戰榆次奪馬千匹及師中死俊潰圍走烏河川敵來追俊大呼死戰斬首五百級加武翼大夫從知信德府楊祖統兵謁康王于大名王問楊祖諸兵官誰可使楊祖稱俊忠實可任王甚愛之明年李煜寇東平府王命俊同苗傅討之至任城縣遇伏兵賴其將趙密射退賊俊與傅擊煜大破之斬二千級加拱衛大夫徐州觀察使

王即位除御營使司前軍統制又加帶御器械往平杜用于淮寧府又從兩浙制置使王淵招降趙萬於潤州降陳遇於杭州至婺州射殺賊何三五建炎二年秀州軍卒徐明反命俊討擒之獻俘於行在加武寧軍承宣使三年苗傅劉正彥反俊時屯兵吳江傅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俊不受與張浚泣議約諸將來勤王時韓世清軍先為金人所敗死亡略盡而不能軍俊乃以統領劉寶一軍借之至臨平擊敵將苗翊馬

孫吉軍敗之以復辟功加鎮西軍節度使數日又改御
前右軍都統制大金渡江上幸温州留俊軍守明州禦
之大金兵至俊納隱士劉相如之計與之決戰令統制
劉寶先戰不勝俊用兵橫衝之而楊沂中田師中軍戰
又不勝寶兵再進與之苦戰而李質率諸班直以舟師
來助劉洪道又率其兵射其傍遂大敗之殺數千人四
年烏珠又領兵至俊擊之于高橋一日數合又大敗之
然其心懼其益兵再來遂與質洪道俱棄明州而走烏

珠聞諸軍已去復來屠其城加俊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改神武右軍都統制大金攻淮南劉光世守潤州乞俊來援俊他託不行李成圍江州兵勢甚盛以俊為江淮招討使命王𤫊岳飛陳思恭皆聽其節制領兵五萬往討之紹興初至洪州李成將馬進來挑戰俊堅壁不出後用飛計渡江擊之於玉隆觀敗之至筠州進陳兵數十萬命飛與陳思恭騎兵擊之數合不能勝俊度其已疲復率衆兵急攻之大破賊殺數萬人臨陣

降者五萬俊懼其太重且疑復反是夜皆殺之進走追
至奉親縣之教子莊至江州又再敗之追至蘄州羅田
山又敗之成遂殺進降于劉豫俊命飛追張用降其衆
五萬知鄂州李克文恃兵跋扈俊誘而擒送行在加太
尉四年大金兵至淮東以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領兵
至鎮江命統制張宗顏戰于真州六合縣敗之命其將
盧師廸戰真州烏闕鎮敗之又戰于烏石山敗之五年
師廸戰于龍山敗之命統制王進戰盱眙敗之其將張

元戰白塔敗之進又同楊忠閔往戰於淮河敗之降其將程師回張連壽二人又命統制高舉戰于天長軍敗之王進高舉盧師廸皆俊之將也加開府儀同三司以其軍為行營中護軍六年加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進守盱眙築大城以拒大金時主管殿前司楊沂中軍泗州劉豫遣姪猊以軍三萬寇濠州俊令張宗顔王璋會沂中往擊之戰定遠縣及李家灣大破之降其兵萬人俊同沂中攻壽春府不克而還加少保鎮洮崇信奉寧軍

節度使七年為淮西路安撫使退軍建康府其軍多擾民不戢頗為民怨九年加少傅安民靖難功臣十年大金背盟加少師兼河南招討使封濟國公以兵救劉錡於順昌俊竟不出烏珠以退俊乃行命統制米超戰永城縣米家闕敗之統制王德戰蘄縣敗之下宿州俊進兵戰城父縣敗之下亳州又戰于渦河敗之俊愛惜士卒賞罰明信先計後戰故未嘗敗焉十一年大金烏珠龍虎大王鎮國大將軍韓常領兵五十萬陷廬和州連

詔促俊先奪和州諸軍至楊沂中亦以軍來故遣沂中同王德戰含山縣昭關仙踪嶺等處敗之烏珠列大陣柘臯俊時感寒疾督戰沂中輕進敗績王德援之以騎軍横衝其兵大破之擒其帥長百餘人殺其兵萬餘餓而烏珠復以重兵圍濠俊以糧乏退軍黄連鎮及濠州已陷令沂中往收復大金伏兵圍之沂中大敗遣王德田師中高舉劉寶救之沂中得逸退軍建康府其軍八萬皆少壯精練之士器甲光明鋒鋭為諸軍第一世謂

之鐵山軍後兵強勢重恃寵怙權上眷之厚凡所言朝
廷無不從薦人為監司郡守帶職名者甚衆宰相不敢
少違晚年主和與秦檜意合來朝除樞密使賜玉帶覺
朝廷欲罷其權乃乞納兵忌劉錡岳飛不赴援每譖於
主相二人坐是獲罪復令飛往楚州領韓世忠軍歸于
鎮江府飛罷而俊獨在鎮江府以為備加太傅廣國公
大金再陷楚泗濠揚俊不出兵渡江以堅和議十二年
還朝薦其將田師中往鄂州掌岳飛兵初與檜約俊主

和議盡罷諸大將悉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皆罷檜乃㑹侍御史張邈屢言俊罪罷為醴泉觀使復還三鎮節鉞封清河郡王改靖康寧武奉國軍節度使二十一年上幸俊第勞之拜太師官吏各遷一官以姪子蓋為安德軍節度使二十四年薨年六十九追封循王勅塟常州無錫縣以知内侍省張去為護喪事自行朝至無錫縣郡將相祭之者接迹江左以為榮五子子琦子厚子顔子仁子正孫宗元其麾下將佐若楊存

中田師中王德趙密皆為三公節鉞張宗顏劉寶王進
馬立王端皆顯仕幕府若孫佑史愿詹和詹宗明郄漸
英温彥多為侍從師守後賜謚曰忠烈
十月沈虛中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張掄副之沈虛中
字太虛張掄字林甫開封人
闕張士襄字贊可建康人張銳字次傳開封人醫官公
裕之子也娶吴氏乃中宮之妹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五年正月車駕駐蹕臨安府

十月初八日壬午鄭楠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李大授副之王珉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王漢臣副之

二十日甲午秦檜病篤秦檜以疾勢危篤劄子乞同男嬉致仕二孫塤堪改差在外宫觀降詔不允曰丙吉有病夏侯勝預知必愈謂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卿獨運廟堂再興宗社元勲偉績著在非常過吉遠矣兹微爽於節宣曾何傷乎氣體矧今朝廷恃以為輕重

天下中外倚以為安危卿其保精神省思慮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之陳豈朕所望所請宜不允再請許之制曰太平樂與興賢共享盈成之治王公坐而論道難親幾務之繁眷予不名之臣光輔中興之運茲覽辭榮之奏宜推從欲之人揚于大廷誥爾百辟某官秦檜閎深而肅括博厚而高明任天下之重而靡辭其難舉天下之言而必見于用蚤堅不奪之節力振無窮之基自登冠于寀司首定盟於鄰好大策非凡所見咸胥動

以浮言方叔克壯其猶獨秉持于素守上以遂予一人之孝養以成爾百姓之安居不矜功業之光榮復立規模之宏遠勸農桑而臻富庶興禮樂而冀中和國制既成天休來萃比連聞於假告已渴佇於儀刑乃命僕臣親臨甲第惟陰德之獲報宜勿藥以有瘳何遽貢於囊封祈上還於印綬誠請確至詔旨莫回其寵拜于王封用歸榮于里社云云可特授依前太師進封建康郡王

二十一日乙未幸秦檜第上幸秦檜第問疾檜朝服拖

紳無一語唯流涕淋浪而上亦為之墮淚就手鮮紅帕
賜檜拭淚既退其子熺奏請代居宰相者為誰上曰此
事卿不當與宣賜本府幹辦官丁禩金帶一條已時還
駕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丙申盡其日

二十二日丙申秦檜薨秦檜遺表曰死生夜旦之常難逃大數命義臣子之戒敢竭愚衷屬餘息之將辭戀清時而何及中謝伏念臣早緣末學奮自書生當見危致

命之秋守策名委質之分畫疆之遣元樞飛掩報之符存趙之陳具僚奉懲斷之拮倉皇去國奔走從君衣冠不變於中華覲會自依於常度雖歷九死其末悔猶異一言而可興草穢廟之尺書破偽齊之二策身居營窟心在周行洎浮海以言旋舉同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紛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聖之深知排羣疑而復用延登右揆峻陟徽垣專秉任於鈞衡奉疇咨於帷幄入而告后王音常許其無心出則稱君輿論共推於得體

上遵成算復建中興惟聰明睿智之絕倫蓋古昔帝王之未有挺身死難救民於仗節之初修睦休兵尋盟於奏凱之後是謂樂天以保天下維伐以率伐功居然寧親以事神闕盈城而盈野德之厚也臣何力焉臣感陛下推心委用之誠進期畢命覩陛下求治焦勞之切退欲忘身但知力疾以盡公不敢辭難而避事仰勤宸注親屈帝尊訓詞矜惻於孱軀天步迂臨於親室戴恩慈之俯逮徒感咽以何言顧愚臣知道之若斯雖舉族

糜捐而曷報而臣上負乾坤之造莫知藥石之功病在膏肓命垂晷刻闕廷注想難瞻穆穆之光龜鼎安安尚抱拳拳之恨念籲天而靡逮忍將死以猶言文雖不倫義或有取伏望皇帝陛下惟親盛德謹保清躬萬壽無疆長奉東朝之養五兵不試永居北極之尊益堅隣國之懽盟深思社稷之大計謹國是之揺動杜邪黨之窺覦以治亂為蓍龜以賢才為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衆之方訓本乃富民之術雖

淵衷之素定在愚慮之實深凡此數端願留聖念臣形

留神往淚盡辭窮憂國有心敢忘城郢之策報君無路

尚懷結草之忠　遺史曰初檜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

至卧内各贈黄金千兩德元以為若不受則他時病愈

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退以為檜多疑心他時病愈必

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耶乃不敢受上聞之以

思退為非檜之黨檜薨年六十九檜兩居相位凡十九

年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干與政

事備官而已百官不敢謁政府州縣亦不敢通書問若
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
楊愿李若谷何若叚拂汪孛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
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皆不一年半年誣以罪
罷之尚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是
時得兩府者不以為榮劉光世薨其建康國停併以賜
檜檜性陰險乘轎馬或默坐常嚼齒動腮為之馬啗相
家謂得此相者可以殺人内深阻如崖穽世不可測喜

贓吏惡廡士通饋送四方大帥監司郡守饋送無虛日內庫偶闕腦子上一日要腦子求之於檜檜取一匣進之至上前開緘而匣內有書題名銜乃廣西經畧方滋送檜者誤不揭去上謂御前未嘗有如此片白腦子檜每生日四方獻壽香者金玉勸盞爲不足道至于搜盡世間之希奇以爲賄如符行中鄭鬲在四川饋送不可計雖空書亦於書匣中用金獅子二枚坐書凡獻投書啓者以臯陶稷契爲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大聖初

為宰相紹興二年罷御筆付綦崇禮令作制力詆之及再為宰相加太師封益國公崇禮已死檜乃進劄乞於崇禮之女夫謝伋之子家收取御筆焚毀其文曰臣仰仗陛下昨日軍興之初為宗社生靈計躬至軍前權與和好因以上格天心中興國祚所謂後其身而身先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臣至愚極陋繼亦將命出於自請當是時豈意有今日依乘風雲之幸蓋捐軀狥國萬一近似乃得與今日休兵保邦之議非偶然也靖康

之末邦昌僭號臣獨不戴異姓乞於皇族不與背盟之
議者選擇繼統其後軍前取出欲行懲斷幸而不死驅
敵遠去臣終不變初議至於徽宗草書以為南朝有子
不當相待遽如石晉國相雖傲岸自用猶即遣人厚送
錢絹至盈萬數後有傳録至中朝者其本尚在可考不
誣愚以君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還朝時首
奏令劉光世忙通書請如其後順浩都督在外臣又奏
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遣報王倫來歸

頤浩遂欲攘以歸已力援張邦昌友壻朱勝非來朝既而圍城中人綦崇禮頤浩勝非援邦昌時受偽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當臣之求去也陛下親諭再三恩意凝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體以必退為真是頤浩乃與權邦彦同日留身乘間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易臺諫擬請御筆至崇禮草制之日請以為據克家崇禮之進用外人所不知臣因知二人獨頤浩所私昵非陛下所眷注也崇禮被逐常以所得御筆公示廣

衆不知事君之體至於如此士大夫雖每竊非笑然以其人闒茸凡下縉紳不齒不足以汙牙頰姑置度外臣以出處自有本末後世有公議不必與此輩較曲直故不論也今崇禮已死無子獨有女嫁謝克家之孫伋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筆接歸天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寔害國體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台州取索崇禮所受御筆繳進以臣今奏疏送付史館永以傳信不勝幸甚貼黄克家初受偽命其子

伋對所親厚言之曰伋等奈何蓋已不有其父矣豈意
自全以至今日克家受順浩勝非之援再至經筵曽無
幾時乃是奏言陛下以一人言召臣又以一人言而去
恐四方有以窺陛下其敢為大言無所忌憚如此疑以
傳疑何所不至伏望聖慈深賜降鑒奉聖旨依奏主者
行下台州取元降御筆復歸天府所謂欲蓋而彰者檜
之謂也檜每遇生朝錫賚踵道歸教坊樂佐酒一日有
伶人作雜劇之戲其子嬉笑聲徹高檜目之不語少頃

檜起更衣久而不出妻王氏使人探之乃在一室中默坐智者謂檜歎其子不足以相副也嗚呼深哉乞置益國屬雖不行亦不加罪王循友乞加檜九錫雖不行俄自知鎮江遷循友知建康府識者不敢言唯以目相視

靖康小雅曰公諱檜靖康二年金國二帥既日遣吳幵莫儔入趣立異姓議未決聲言將縱兵屠城中外危懼顛倒遂有張邦昌之請公為御史中丞毅然獨陳於敵以謂主上仁孝聖明天下歸心廢非其罪豈計之得

也顧速反正以慰神人之望苟立異姓有死而已二帥遽怒致公軍中執之而北時終始不肯立異姓者孫傳張叔夜與公三人而已嗚呼士之所事外則君内則父父既不可易獨君可易耶且金人席其破京師之威以廹憂恐垂死之人自以謂唯所廢置莫我違也搢紳既靡然奉風旨之不暇以偷其生况敢闕一字其心以政其失哉公儒者也内激忠憤不顧其身惟義所在豈古所謂忠臣耶孔子曰仁者必有勇今於公見之詩曰天崩

地隘華戎洪圖孰敢爭之維時醇儒祈復明辟義在捐軀猛虎垂涎遂捋其鬚驪龍不睡乃探其珠身赴沙漠名振九區　中興姓氏録曰秦檜字會之建康人也父敏學曾任湖州吉安縣丞信州玉山縣令知静江府古縣皆以清白聞名生子檜其第三子也政和五年何㮚榜登進士第為密州學教授知州瞿汝文安撫使張叔夜皆薦之中宏詞科李邦彦薦入館職後除監察御史靖康初嘗使于大金回除右司諫代陳過庭為御史中

丞大金陷京師取徽宗淵聖北去欲立張邦昌命御史臺疏其功德檜列其罪而上之又表乞立皇太子或越王又表乞立皇叔親内不與背盟者一人其連銜乞立張邦昌之文檜不肯書大金乃取詣其軍由是世稱其忠其在金也為徽宗作書上尼堪以結和議尼堪喜之賜錢萬貫絹萬疋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舡艦全家厚載而還俾結和議為内助會至漣水軍賊丁禩寨諸將度曰兩軍相拒豈全家厚載逃歸者必大金使

來陰壞朝廷宜速退之以絶後患敵軍叅議王安道機宜馮義力保護之曰此是宋淵聖朝中丞萬一事平朝廷尋之我輩誅矣宜送之朝禩乃令安道同義送至鎮江府檜見劉光世首言講和為便光世送之朝士民聞檜來皆驚疑惟范宗尹李回薦其忠除禮部尚書紹興初除叅知政事檜曰陛下用臣臣必能聳動天下之士後宰相范宗尹罷上欲用吕頥浩已名之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懼其來密薦檜為相俾塞其進乃拜尚

書右僕射若誤國之相汪伯彦首復其官與之宫祠以報舊德及吕頤浩至俟命一月上卒用為左僕射檜心亦不喜徐結朋黨以自助引翟汝文參知政事汝文公言天下人知檜真大金之姧細必誤國矣乞罷去又遣大金招討都監門客通書大金求好故大金遣王倫南還議和頤浩薦朱勝非綦崇禮謝克家入朝往往言檜之姧上悟罷其相乃落職仍諭朝廷終不復用書其罪付崇禮作制力詆之并其黨胡安國程瑀江躋劉正張

燾吳表臣皆罷之後復觀文殿大學士命知温州碌碌無治聲張浚為相上幸平江府撫軍浚以檜柔佞易制薦入使備員乃除行宫留守次年奏名為樞密院檜亦無所建明奉浚而已八年召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院使同趙鼎秉政會王倫髙公繪自大金還來許還韋太后邢皇后及河南州縣檜力主和議鼎不以為然乞罷去檜遂專政樞密編修胡銓言和議非策乞斬檜及王倫以謝天下上怒黜銓而和議定許大金歲幣錢五十

萬貫命王倫交故地以請太后皇后盡得河南州縣而大金渝盟王倫太后皇后亦不還檜知僧道太冗不貲度牒暗絶其與使民知務本順浩已病檜懷憾不已台為兩京留守順浩激憤而死復命台州發其家私暗事盡貶其諸子一家破矣趙榮以宿州降命縛還金以絶中原士民來降之路世哀榮之忠而覺檜之心矣叅知政事李光言檜所用皆親戚略無公道與檜相爭而罷去次年五月大金背盟入攻復河南州縣士民歸咎於

檜檜傲然不肯退上亦眷之不衰檜欲慰人心乃命諸

大帥岳飛韓世忠張俊劉錡皆奏追還不使深入又懼

諸將怨濫賞以官又誣趙鼎怨言安置湖州士之稍端

正如范冲王居正張九成輩盡逐之楊沂中濠州敗績

殿前司兵幾盡檜利其繆改沂中開府儀同三司以慢

軍勢檜鄉人范同議諸將帥多握重兵檜用其策而逐

同居鈞州貪其功於己檜加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俄

又加少保兾國公忌劉錡謀深名重因與張俊不協乃

罷其兵使知荆南又忌岳飛忠勇亦與張俊不協罷其
政又誣其反殺之于大理寺天下寃之三軍解體大金
遣莫將韓恕囬檜又再主和議割唐鄧商泗州以獻大
金倍添歲幣之數又誣李光怨言責建寧軍節度副使
滕州安置光大泣而去張浚方知福州檜忌其名而罷
之大金還徽宗鄭后邢后梓宫及韋太后上大悅加檜
太師屢賜玉帶檜初欲罷諸帥兵乃厚結張俊俾為樞
密使盡護其軍又專主武臣差注及事成遂言俊罪而

罷之由是朝權盡歸于檜非檜親黨及昏庸柔佞者則不得仕官忠正之士各避山林間檜徙封魏用兄為翰林學士終資政殿學士弟棣及妻兄王㬇王會皆為兩制王黼王歴等皆居撫州恃檜勢凌辱百姓田宅甚於寇盜紹興十二年科舉諭考試以其子熺為狀元俄除禮部侍郎遷翰林院學士後除樞密院加少保嘉國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以其孫塤為狀元上覽自選張孝祥為第一凡欲差除皆非典故止及其親戚故舊而

已不畏公議傲然自恣大金命盡發前後所得大金契丹及歸明人五萬還于大金內弱軍勢絕後來歸降之心嚴衢信處婺建等州前大水士民溺數百萬檜隱而不奏聞有言者必罪之再誣趙鼎怨言安置吉陽軍而死後彗星見檜不乞退康與之言彗不足畏檜特改宣教郎擢用之又忌張俊落其職使知連州頻使臣僚及州縣奏祥瑞以為檜秉政所致改封益國公別築大第窮土木之麗以賜檜武臣乞除差恩賞檜尤惡之積百

千員無一得者客行朝餓且死者歲不下數十以激軍中使無鬭志人人思亂士民詞訟畧不省覽殿前司使臣施全候檜肩輿于市刺之不中自是列五十兵持長梃自衛忌胡寅忠梗誣其罪安置新州又安置李光昌化軍初趙鼎議立普安恩平二郡王為子檜不欲宗强勸上曰鼎欲立皇子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上見江左小康以為檜力任之不疑檜隂結内侍及醫師王繼先闞微旨動静必具知之日進珍寶珠玉書畫

奇玩美物餘錢專徇帝嗜故帝眷寵無比命中使陳瑛
續珵賜珍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通十九年薦執政
柄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
而已百官不敢謁執政州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韓
肖胄樓炤王次翁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
何若段拂江勳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
師遜施鉅鄭仲熊等不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之尚疑
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時使人伺察之是時復兩府

不以為榮迨疾甚上臨問之檜已昏默不省次日卒年
六十四方士民相勸慶封建康郡王致仕其子熺尤恣
橫不學聞檜死置酒大喜其黨董德元曹泳等謀薦熺
即相位上久知檜跋扈秘之未省乃賜熺少師致仕諸
孫在外宮祠再贈檜申王護喪以葬江寧繼而臺諫湯
鵬舉往往言其奸逐其親曹泳鄭億年王會等於嶺表
諸親王珣等數十人皆罷竄之　秀水閒居録曰紹興
改元范宗尹獨相方三十許歲自謂有其氣而政事殊

未鍊也方羣盜擾五七郡小盜擾三兩郡于是公然剽掠民力既竭盡皆渡江縱去却又于沿江易置帥藩創立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池州僻陋乃置江東大帥事同戲劇又欲治崇寧大觀以來濫冒恩賞條目實繁謂之討人倫皆以為非獨叅政秦檜力贊之命既下叅政李回非自改官諸大將皆嘗隨童貫被賞並合貶削沿邉死事之人所得恩數亦合追奪物議喧甚檜復以此擠宗尹遂罷相揆席久虚檜欲

得之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曰今無相不可行也未幾檜果相次年植黨以排呂頤浩上及悟盡逐其徒檜亦罷政前一日白當制學士綦崇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元奏云以河北河東人還金國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今載之制詞至四年金使李永壽王詡來聘首言此事正與檜語合蓋檜自京城隨敵北去為被大帥達蘭郎君任用敵騎渡江與俱來回至楚州遣舟送歸檜王仲山婿也仲山别業在濟南

府為取數千緡贐其行其後達蘭統兵犯淮甸朝廷遣
魏良臣王倫奉使至其軍中數問檜且稱其賢乃知檜
之策出於敵意也檜之初歸自言殺金人之監已者奔
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逮其輔相力薦良臣入為都司繼除從官欲弭其言耳
又曰鄭相居中京師人族叔紳者開酒肆俗云正店負官
錢禁錮開封府其家窘甚妻離去改適張藴女入端王
府至元符末徽宗即祚鄭氏立為妃紳驟貴居中亦進

焉崇寧四年居中為內翰士是年星變蔡京罷相五年居中探知徽宗有復用之意頗為延譽京師賜第建閣以君臣慶會為名居中作上樑文曰卬𡵨未應容謝傅衮衣行見命周公又曰自有薰風來解慍更無箕舌巧為讒其迎合類如此大觀改元京復相居中除副樞以椒房之故朝論不與即除資政殿學士未幾再除知樞密院繼拜首相於是賜第建閣寵冠廷臣兩子皆為從官薦入徑登紫近權勢之盛亞於蔡京自崇寧大觀以

來宰執子弟例作從官居中長子曰修年次子曰億年
億年思所以自别假手於門館孫譙亨獲與薦名既赴
大比試居中相位差試官多其所親知舉王安中李邦
彥守文虛中參詳檢點官莫儔黄頴張志李質李舜由
輩皆是也余時為太學官例差入院引試日億年譙亨
並案而坐以便傳授巡按官亦有所善嘗有一二員守
護廬為兵卒所糾也庭中士人簾内試官無不扼腕既
考校儔頴等曰請諸位搜訪億年程文既得之即送知

舉三公拆號億年名在第九佘即就取試卷閲之議論絶尋常惟策三篇粗有可取亦在去留之間每道頭尾各用祖宗故實一事疑即暗號也榜既出物議殊不平臺疏論之有旨取程文看詳則試卷已不見議者益喧又數日得於試院井中汚損不全又有旨令進入乃降手詔稱其文理合在髙第且奬諭居中有義方之訓恭惟徽宗皇帝天覆海涵有大恩德於居中父子億年即授秘書少監遂遷法從其後居中丁憂罷相復領密院

薨於位贈以王爵恩禮寵數哀榮始終冠絶古今以君臣施報之善論之億年兄弟當如何哉建炎四年敵騎渡江億年被執去逆豫僭立即臣事之為户部吏部侍郎户部尚書遷除執政尚書右丞資政殿學士紹興元年金既廢豫以河南地來歸億年召還時宰秦檜者王仲山之壻也億年母即仲山之親姊檜子熺復娶修年之女至是頗佑之初至除雜學士繼欲復偽齊所授職名叅政李光榻前面折之以為不可乃止後數月光罷

政億年竟復資政殿學士仍奉朝請雖士論洶洶而一時侍從臺諫皆檜私黨不復顧逆順之節矣嗚呼億年事逆豫為執政掌其機事預其深謀而所謂機謀者欲滅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傾覆趙氏宗社而為劉氏家國也欲吞併東南而易屬之也在律叛逆不在赦不分首從然則億年與豫其罪等舊官其可復乎唐禄山之亂既復兩京陷賊官以六等定罪最重棄市次以尺餘流竄故相張說二子均垍皆當死肅宗以在東宮時說

有保佑之功欲貸之明皇曰均垍事賊皆任權要均仍賊毁吾家事不可赦肅宗復請于是流垍嶺表而均被極刑焉㣲宗之待居中厚於明皇之遇張說億年之事逆豫親於張均之事禄山而况居中素無援助之力今失刑如此何以慰㣲宗在天之靈乎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一

宋 徐夢華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盡二十六年五月二十

四日壬子

十一月徐嚞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先是差宗正丞鄭

柟為賀生辰國信使臣僚言柟素貪汙罷之乃以徐嚞

為賀生辰國信使　洪皓復敷文閣直學士致仕行狀

曰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逃未伏誅上將狩建康先君上疏言今內難甫平外敵方至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遣近臣先往經營庶事告辦鳴鑾未晚也時廟謨已定不能從既而悔之上問宰輔近諫移蹕者為誰今安在丞相張和公時知樞密院以對過秀邀先君至平江欲以為部使者招二凶適書至乃止將辭歸和公曰呂丞相欲見君郡遣直使介謁偶有旨召見時方

壘衰絰丞相脫巾服衣之既對上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為憂先君極言天道好還敵人亦無久盛之理此正春秋邲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所言反復當上意上曰卿議論縱横熟于史傳有專對之才朕方擇使無以易卿先君以母老父喪懇辭不許擢嶶猷閣待制遷五官假禮部尚書為奉使大金軍前使令與宰執議國書先君欲有所議輔臣護其文不喜遂抑遷官賜告一日歸别先君持太碩人拜且泣時長子适甫十三歲

逖以下襁褓呱呱省別行路不能仰視先君弗子也淮甸賊蠭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成方與耿堅圍楚州以責其降敵為名實持叛心先君遺書抵成曰計泗虹有紅甲非千騎且不可往軍食絕不克唯命先君聞堅可撼陰遣說之曰君越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於朝今擅兵攻圍名為勤王實作賊爾堅意動遂强成斂兵先君行未至泗境諜云有迎騎介而來副龔璘曰事叵測虎口渠可入

送兵亦不肯前先君不得已遂返即上疏言李成以朝不受撫稽餌饟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髙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含垢養晦之時宜選辯士諭意優進官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上遣閤門宣賛舍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石令弟蔣仕名馳恩初先君戒所遣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宰臣意以託事滯留降承議郎許出滁陽路張守忠李貴嘯聚上

道益梗提舉官范渠張鋭嘗招慰之旋復亂先君至順昌聞賊有至近郊以牛驢市物者約與相見譙門下先君曉譬切至曰自古無白頭賊賊悚然請歸報其渠廼為書至其渠守忠貴聽命率所領入宿衛守忠初名俊入朝賜今名李貴即俗所謂李閻羅者先君間關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益削及至雲中大帥尼堪廹遣與副使官偽齊先君曰萬里啣命不得過御兩君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還諸本朝廼遲留亦死不

即豫亦死偷生異域間廿昂鑊不爲也尼堪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劍夾承之先君不爲動旁貴人唶曰眞忠臣也止劍士以目爲踞請尼堪怒少霽遂流遞於冷山與假吏沈珍隸卒卯德黨超張福柯華俱副使至汴受豫命知恩州流遞猶中國編竄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幽諸二百餘里地苦寒四月始草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烏舍聚落烏舍使誨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捕布番謂四隸採薪他山嘗久雪薪盡

至拾馬矢猥㸑而食紹興二年使者王倫歸為上言之即下秀州存問家屬賜銀絹二百适未冠得監南嶽廟先君辱於烏舍十年多為詩以諷皆憂國傷時烏舍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先君先君歷陳古事梗辨烏舍鋭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接爾先君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大事今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其交使在禮不當執烏舍或慼或不

應既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先君曰自分當死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北去蓮花濼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為言可也烏舍義而止兩宫蒙塵五國城嘗遣私人奏書並獻胡桃梨脩栗麪諸物兩宫始知趙氏中興永祐陵諱聞先君北鄉血泣旦夕臨後遇諱日即燕山開泰寺為文以薦其略曰故宫為禾黍改館徒饋於太牢新廟游衣冠招䰟但歌於楚地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

而痛心孤臣久縶而嘔血又云盛德之祀傳百世以無窮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故臣讀之無不掩涕已遣使約和烏舍問所議十事先君條策之甚至曰封册是虛名年號本朝自有三千兩金景德所無東北宜絲蠶大國有其地矣絹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搖民害計本朝必不可景德之盟南北所得人皆不取載書猶在可覆視也烏舍曰吾固取投附人誅之以懲後何為不可先君曰昔魏侯景舉十三州地歸梁梁武帝欲以易

其姪蕭名於魏景遂作亂陷臺城仆兩帝中國所監决不相從烏舍稍悟乃曰汝性直所言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所存沈珍邱德黨超三人既而公將北來議不合因涿州事復變道達鞰帳其帥聞洪尚書名爭邀入穹廬出肴核歌舞舉渾脫酒以勸到燕一月越王烏珠族烏舍黨與坐死數千百人獨先君故與烏舍持論身幾死數矣烏珠知之故得免燕人重先君執節爭持酒食相勞苦先君間行廛市物色諜者得趙傳

書幾百數萬言蔵故絮中以歸曰順昌之役敵震懼喪

魄燕之珍器重寶悉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

亟還自失機會雖躙河南後必更戍具以鳥舍問答語

兩宫諸王主所居報上是歲紹興十年也明年夏求得

皇太后書遣邵武男子李微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

讀官曰不知太母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

一書遂官李微其冬復以書曰金以厭兵勢必不久異

時以婦隨軍今不敢攜朝廷不知虛實早辭厚幣未有

成約不若乘勢進擊再造猶反掌爾所取投附人只欲保守江南歸之可也獨不鑒侯景之禍乎若欲復故疆報世讐不宜與和胡銓封事此或有之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丞相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並問李趙二相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和定祐陵及太后歸音皆先報凡四十年中以文書至者九數陳軍國利病謂施行則宗社生靈之福留中皆莫得聞先君言無隱情歸國以此觸罪諸子懼深禍過庭不敢一問北事

故忠謀秘策不詳獨得係帛書所存大畧如此初宇文虛中既換金官欲扳先君分過乃力薦於敵庭換先君為翰林直學士力辭獲免虛中為詳定禮儀使始造赦其文復及捘先君闕詐敵相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養濟圖逃歸計昉怒虛中贊其闕一字遂換中京副留守復力辭昉大怒降留司判官為承德郎趣行者屢矣誓以死不就職金法未換官而曾被任使者永不可歸敵欲以計墮先君令校雲中進士試使者監上道先君曰損

食陽為有疾狀既至謂同院官曰今取士以詩賦吾故學經爾曰豈不能出語策士乎考官孫九鼎者有太學舊為以疾聞得回燕敵議遣奉使人各還奉使人赦及之他使者幸稍從多占淮北無敢言淮南者先君實以饒州聞張公邵朱公弁自亦言徽州人既議和還淮以南使者故先君三人在遣中用事者多曰此等人若放了幾時更有今不留後必為我患歸計屢欲變叅知政事王公至燕先君得敵陰謀從坡上與館中人語為留

守翼王所獲對吏將馳流星騎上其事副留守渤海人高吉祥素嘉先君忠委曲䕶出之且易以他犢先君行餘月方以元犢奏垂入境追者七騎至及諸淮則在舟中矣至盱眙以奉使亡狀自劾上方以來歸受喜報無罪可待日以御札趣覲既至闕登時見内殿奏事罷力求鄉郡養父母上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也賜内庫金帶馬鞍既又以馬驚復拜賜又賜闕盾制琴一黄金三百兩帛五百匹象齒三

百斤綿香酒茶諸物菓中使者踵門咨訪宸章沓至且諭旨將柄用皇太后之歸也過燕先君冒禁朝焉至陛對乞賜見明日即詔入慈寧殿設簾皇太后顧帟人曰我故識尚書矣命徹之問勞優渥語必稱尚書朝對外庭臣唯先君一人見宰相秦檜肆言無所避彌三日不休且曰張丞相敵所尊憚而不得用錢塘暫蹕而景陵太廟極土木之工示無中原意耶語侵秦皆類此秦謂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

要當如黄鍾大呂乃可聞九日進崇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來取趙彬輩三十家先君疏言昔晉韓起買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誼不與金既恨淮臣官屬皆吳人留不遣盖慮知其虛實情偽也彼方困於蒙亢始示强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疏出秦作色曰公無謂秦無人後三日復上疏言或以不與之故致渝盟宜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言王倫郭元邁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

人辭益剴切經筵進故實引楚平王止子旗伐吳事因言吳取州來楚弗與校撫民治兵五年而後用師今淮右之民勞罷流散宜時使薄斂勿令轉徙無告中興急務也秦益不喜初敵圍楚州久不下檜時留尼堪所敵使之草檄諭降有錫納者在旁知狀先君與秦語及金事因曰憶錫納否別時託寄聲秦色變而罷明日侍御史李文會論先君在朝必生事遂出知饒州秦方鉗天下舌不得言中官白鍔從皇太后北歸者宣言褻理乖

鼇洪尚書名聞華夏頋不用秦聞係諤下大理獄獄成諤實不識先君特以敵中知名故諤旣流嶺海諫議大夫詹大方特疏先君與諤刎頸交更相稱譽遂罷郡未幾謫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懿節皇后之姨高氏與其夫趙伯璘隸烏舍戲下貧甚先君屢賙之范蜀公之孫祖平敵不以為官傭奴之先君使以東坡所為蜀公銘白曰我官人也敵曰東坡書之不疑矣即釋之先君資以歸裴貴族有流于黄龍府傭籍者二人先君屬副

留守趙倫除其籍劉公光世之庶女小醜在敵豢豕爲
贖以重價求匹偶衣冠之家畧爲人奴者贖之數十人
張待制字發自蔚州死雲中先君過荒寺見其櫬携之
至燕山授其僕鍾禹功使𨑳司馬侍郎樸握節以死居
數年無有能明之者先君爲陳本末詔以忠節顯著贈
兵部尚書其歸也北人治餞具數月後使者至敵多問
先君今何官居何地先君有膽畧遇大事敢爲平居慷
慨有經畧四方之志嘗語諸子曰在北方久料之熟矣

今其勢日削可以憑軾取之過河朔時見父老指其子孫曰是皆生長兵間已二十餘年矣不知有宋我輩老且死恐無以係思趙必不幸矣忤時相挫抑顛沛天不假齡賫志沒地諸孤不孝不及見其成大功名也　文具録曰臣拘縶絶域十有五年凡所見聞亦嘗記録比聞孟庾南還發篋得其狀稿城阻歸計應有書籍悉被欺留臣之所編若繫切者悉皆焚毀獨存此書其官制禄格封廕謚諱皆出宇文虛中叅用國朝及唐法制而增損之臣輙舉其廢置

施設之畧近左右司侍郎不除却置外郎各一人六部初置吏户禮三侍郎位正四品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之位正三品又增三侍郎升諸司郎中為從五品添置外郎其後六曹皆置尚書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御史大夫翰林承旨皆闕不除國子監舊在燕京亦不設秘書省令在燕弘法寺監少丞郎皆備中丞唯掌訟牒若斷獄會法或春水秋山（謂去國數百里逐水草而居處）從駕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骸骼至國則歸其家諫官並以他官

兼之左右丞相以見有人故以侍中令居其下仍為兼職兩省侍郎亦虛位以左右丞皆有見任仍列其上參政亦闕官故在從二品後雖置二員却稱參知明安穆昆以管女真戶為上雜以漢人為下明安者謂之肩安穆昆即毛毛可都事令史多以登進士者為之預其選者人以為榮官人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為任將滿即改除並不待闕亦無選人法河南州選人初用舉官陞改近以舉官受賂遂廢不行本朝士人有帶職

自大觀文至直秘閣皆謂之貼職若換授者不問高下于堦官上只加𠂉資既為職名堆重皆官以三品為高六曹郎中舊依遼例皆稱尚書故以侍郎為重今則自侍郎以下只呼階官而不稱其職明經童子兩科仕止于州司候縣主薄任子之法一品于閣外承應三品內供奉班不限人數亦無年限並補右職皆與監當本朝人換官以進士為上奏廕次之軍功與他出身最下皆入雜班傔使三品以上俸不分正從虛中既在翰林乃

誘后冐都檢點乞增正品俸比從三品增三分之一點檢既出復仍舊制近聞一品二品復增正品則三品亦例增矣直省官主供官筆札皆用明經童子登科者為之引接用衙校牽攏傔從多用燕卒自泗至會寧駋舍地里漫具于後其他不可縷陳聊述大槩備乙覽臣無任昧死紹興十三年九月日洪皓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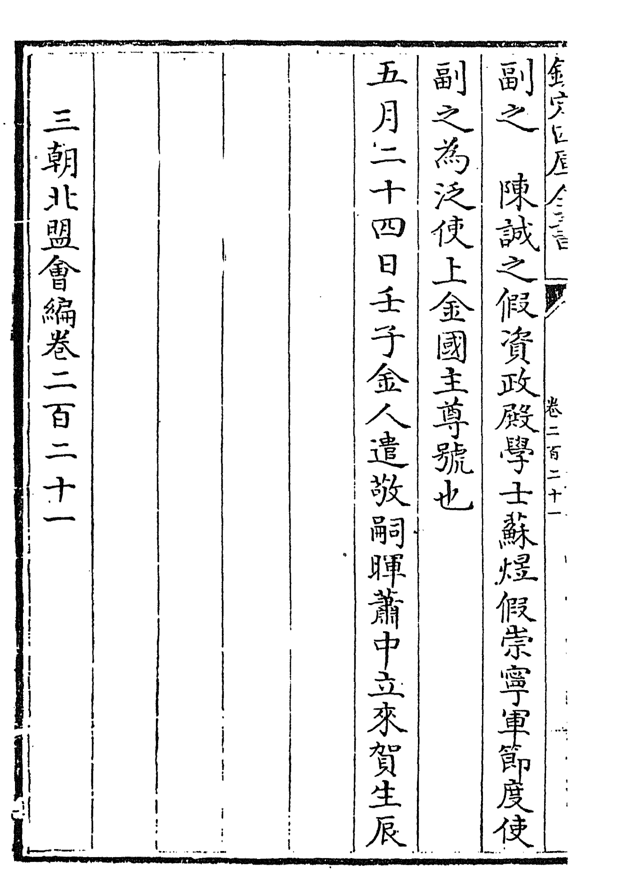
十二月張士襄遠小監當　張士襄因去歲奉使回奏事不實與遠小監當遂監南康軍城下酒税　張浚觀

文殿大學士　制曰無德不報君子以玆致祥疑罪惟
輕聖人之所惻憫矧玆上宰備載元勲不勝人言之縶
寖踈國士之遇投閑已久清議譪然宜有褒嘉之章式
昭眷倚之厚具官張浚幼負大節早際昌期五龍夾日
而飛忠誠莫二三軍之帥可奪生死不移耿然孤忠播
在輿論朕講信修好休兵息民通南北兩朝之權為社
稷萬世之計而前日之輔政者何罪滿朝之醜正者何
多肆予元臣久在外服朕今祗見上帝錫賚海隅豈其

股肱之良尚處瘴癘之地真祠美職内殿崇資非特以慰斯民之心亦所以增有識之氣 金人遣使來賀晉二十六年辛次膺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遺史曰先是辛次膺為湖南提刑聞金人遣使張通古來詔諭江南曾上書言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豈有降萬乘之尊屈已稱藩者乎書奏不報即丐祠遂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十年金人敗盟次膺有故人將漕湖北者擬寄居鄂渚而依馬及見岳飛待遇甚厚

力留次膺寓居次膺亟歸語兄弟曰岳飛握重兵昧保身之策禍將及矣飛厚賂其行次膺不受遂入鄱陽寓居宮祠滿以與秦檜不協不復再陳貧窶之甚未嘗以一字通貴要亦未嘗以毫髮干人閱十二年忍窮如鐵石而志氣不少屈兄弟殂喪竭歡致養上順親顔撫恤幼弱一門和熙邑人化之至是除帥浙東未赴移知婺州

四月十八日己丑陳誠之為大金國賀上尊號使蘇煜



副之　陳誠之假資政殿學士蘇煜假崇寧軍節度使副之為泛使上金國主尊號也

五月二十四日壬子金人遣敬嗣暉蕭中立來賀生辰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二

宋　徐夢華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盡其月

七月張邵卒　禮部尚書奉使金國待制張公行實曰建炎元年金兵已陷京師二聖北狩車駕南幸海内㓕擾公慨然有憂時之志二年二月請于州上封事曰臣

聞古人有言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覩比年以來金人內侮京師陷沒二聖北狩宮室為空陛下暴衣露蓋二年于兹矣天未悔禍淮甸再擾乘輿播越南絶大江以萬乘之尊涉不測之險陛下之于憂辱可謂甚矣此誠臣效死之日而職有常守不僃行陣冒矢石以畢臣分復欲剖心折肝指擿時事少陳愚者一得之慮以冀俾益其路無由疾首痛心繼泣以血誠不勝憤懣臣伏讀二月二十七日詔書有曰自今政事闕遺民俗利病或

有關于國體或有益于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
顧臣不學無術暗于大體不敢自謂有忠言至計然惓
惓之情不能自已誠不敢避狂妄之罪輒效其愚臣竊
觀今日中國之勢可謂危矣四海有瓦解之憂軍民有
怨叛之意隣國日以强盜賊日以多帑藏空虛干戈朽
鈍而陛下以單寡之兵傷殘之餘退保吳越區區一隅
之地國勢危弱莫甚此時臣欲大言之則迂濶而不能
以紓難欲小言之則卑陋而不足以立國姑以當今所

急者為猷庶幾日有就月有功歲有成以光中興之業以復祖宗之舊陛下亦欲聞之乎臣聞國之强弱繫乎形勢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塞飛狐杜太行據成臯之險距白馬之津西取關中以制天下此中原之形勢也據建康阻淮泗資荆湖巴蜀之饒擅吳越閩嶺之利養威蓄鋭觀時待釁此東南之形勢也今中原形勢未可遽爭而東南形勢當力爭之何以言之敵既已取三關據大河轢關中城河陽形勢之地既畧有之京

師孤弱還而弗取金非不能取也闕其一面欲誘陛下歸而掩之也彼方據形勢以中原爭而我乃屢衂不振之師乘軍政破壞之後頓兵堅城輕犯險阻決一旦之勝爭尺寸之地非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是中原之形勢未可據爭也東南之地素號富庶誠可因以為資待釁而動昔漢高以關中成帝業光武以河北致中興劉裕以江左平關陝孫權劉備皆一時之雄亦因江東蜀漢之資而强于天下今東南兼有江淮蜀漢之地

方之漢高光武蓋陛下之關中河北也豈孫權劉備區區僻陋所能擬哉殆天以資陛下而贊之中興舍此則無投足之地矣可不力爭之乎非保東南無以為陛下之資非據建康無以鎮東南之勢建康之地龍盤虎踞古稱帝都却倚大江寔天設剏湖巴蜀實居上流無事則漕輓足以給費有警則名兵足以戡難順流而下不淹浹旬吴越閩嶺實貨所出摘山煮海其利不貲陛下何不據此以跨東南分遣將帥以除盜賊盡城江北諸

州擇人以守之重兵以鎮之列屯相望綿地千里以禁格之術為聲援之助以為建康扞蔽以壯東南形勢乃退保錢塘示弱乎錢塘僻在海隅其地狹小臣恐金人聞之謂我棄江淮而退矣有如遣間諜誘盜賊啗以高爵連衡抗我外恃金人之救内據要害之地堅城列守未可實攻則是淮江之間又生一金敵也失襄漢唐鄧則川陝之運不通失武昌蘄黄則荊湖之運不通失九江采石則江淮之運不通失淮西廬壽則維揚溧陽可

以南渡而江左震矣就令能保錢塘彼將出豫章九江涉當塗京口數道並進南扼饒信北攻蘇秀絶我援兵梗我粮道無他自處誠非持久之便也以陛下之聖明睿智天資神武如此臣固知陛下非以錢塘為形勢久安之地也特以前日維揚無備暫為避敵之計因時巡幸徐圖其所向爾臣竊謂錢塘固非形勢久安之地然舍建康而之他則尤為不可北門失關則京師陷闗中殘破則襄鄧不足恃豫章長沙江陵之屬僻小一隅不

足自保又如錢塘小一動揺則江浙財貨復失之矣或者難臣曰子欲天子幸建康豈欲以長江為險邪長江之險孰與黄河黄河且不足恃而敵既有之矣乃謂長江足以扞建康乎臣應之曰不然京師雖倚濁河為固然我宋之都汴也實以三關四鎮與自河而北若府與州為之屏蔽自祖宗以來嚴兵鎮守首尾相救形格勢禁金人不敢深入非以黄河不可渡也懼諸鎮之兵俟其渡河而蹴之也引兵深入前限大河或邀其歸路或

擊其半濟雖欲無敗可乎澶淵之役縱還而甚懼靖康之初講和而從後以河北諸鎮大抵兵少勢弱自救不暇金人乘虛破京師刼二聖其視黄河直若一溝瀆耳何足恃哉然則以黄河為險而河北諸鎮因河之險以為扞蔽者京師之勢也以長江為險而江北諸州因江之險以為扞蔽者建康之勢也江北之倫臣請復言之敵入宿亳登萊則楚泗濠梁為衡維楊為扼諸江江陰為重敵入曹濮則陳蔡廬壽為衡溧陽濡須為扼九江

采石為重敵入汝潁則襄郢為衝復安蘄陛下分遣能臣相視諸州要害築堅城而守之長江之衝列置水軍而駐于南岸津沙之地嚴為守備水戰之具務極工巧自江陵而下鎮江而上度地遠近列將守之其間地遠勢分則添置城堡守以偏裨聲援相及烽火相望隨其部分統以大帥付之以征伐許之以便宜其委任規畫雖在平日悉比極邊敵騎入邊按兵持重或迎其前使不得渡或乘其後使顧而驚或邀其歸使棄所掠或薄

其險使殲其類敵圍重鎮則裒兵以援盜賊所渡則併力邀擊此江淮設備之大綱也其間細目不可勝舉臣未盡言姑以一方之所急者言之徙壽春瀋淝水塞尨渠繕濡須此一方之急也壽春舊治控扼東北阻水為固其地最險自古南北交兵則必先爭晉守之以抗石勒是以有距靈之勝梁失之以資侯景是以有臺城之亂周世宗伐淮唯壽春堅守數年不可下因劉仁贍之病其衆遂降世宗惡其險而遷之倘復其舊亦吾之保

障也淝水之阻橫貫廬壽謝玄于此實破苻堅遺跡故道尚可究尋瓦梁誠塞後湖為淵自昔南朝謂之北海遺址尚存復之甚易濡須之塢孫權所營權有合淝則濡須為重我有合淝則濡須似輕設險豫備亦不可廢凡此數事皆在所急唯徙壽春尤不可緩以臣觀之今已晚矣誠非一守令幹辦所能了也此一方之急臣所知而畧言者如此江淮橫亘其里數千臣之所未見與言之所未盡其他利害可類推矣陛下誠能從臣之計

進守建康以持形勢經畧江北以為距塞以我富强覦彼釁隙秣馬厲兵復中原之舊雪二聖之恥夫何難哉或者復難臣曰今日之事廹矣中原待救有頭燃之急二聖未還須迎請之師車駕廵幸豈有定斷子不陳攻取之計建興復之策因西北思歸之士及其鋒而用之以爭中原乃欲說天子以都建康是偷安之計爾且淮江之地縱敵得之不能守也乃區區留慮然則江淮而北子欲棄之以蹙國耶臣復應之曰不然覩時而動見

可而進兵家之勢也吾豈棄中原而忘二聖哉顧金戰屢勝而我常衂敵氣方張而我未振角力爭進誠所未暇若曰得其地而不能守因置外又非計也兵法不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耶向所論江北之脩特建康之扞蔽天下之近衛耳江淮有脩勢可自守無有後患然後選將命兵東繕齊魯西復潼關北取河津以圖拓復以迎二聖未為晚也然今日之急江淮之外若彭門責社若京師漕濮與夫

關中川口之地亦宜有以大鎮撫之俾扞蔽益多而東南以全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越之報吳也亦以二十一年之久茲事體大當務萬全吾豈棄中原而忘二聖哉東南誠全相與堅守金人聞之亦謂我無意于中原也不復備我日益驕墮且有內釁可得而乘者漢高之都南鄭也張良勸燒棧道以示項羽無西意羽以故不復設備高帝因之遂能定三秦成帝業往事可鑒其理灼然不識陛下以為然乎雖然前日所陳特一

國之一事耳又有大于此者陛下誠能不惜玉陛方寸
之地使臣披露肝胆當為陛下盡陳當今之急所以富
國所以强兵所以除盜賊庶乎洪業可興中原可復大
恥可雪陛下亦有意乎蒙恩名對時金再入師渡河而
南朝廷求可使者欲止其師莫有應者公慨然請行上
嘉之特轉五官授奉議郎直龍圖閣借禮部尚書充奉
使大金軍前使楊憲副之以泛使恩官其二弟祁郕祁
又以泛使賞格授添差明州觀察推官與諸弟奉太夫

人居于鄆公以其日就道是月至楚州先遣二校執旗渡淮至抵村見金人先鋒太一貝勒留一人為質遣一人還遂抵海州界見貝勒使裕太尉者館伴又有德濟天使偕行至濰州接伴天使至有妓樂出迎公曰二聖見在北方某為臣子所不忍聽遂止樂凡三請方赴宴罷遣妓四人來侍公明燭竟夕危坐翌旦見監軍達蘭令公拜公對曰監軍是北朝兩制某是南朝兩制無拜之禮達蘭曰汝見大金皇帝亦不拜耶公曰見大金

皇帝則拜遂設香案俾望拜達蘭遣人取國書因止公于昌邑俾俟報久之隨行吏士謀曰我輩倘執留于此未有歸期敵亦翫且從初黷我者貝勒也不若殺之人各散去遂與楊憲合謀以狀告公公曰不可是反害事吾儕安得脫于是大違衆議憲等怒反誣告于敵若偽泄其事者達蘭以甲圍昌邑遣人執公等且問如何謀反忽一使臣曰不干尚書事三日前収得副使狀子今在夾墻裏因指示其處數人取得之以白達蘭方知事

不由公鞭楊憲五十使臣譚恭以下各三百俱執送密州柞山寨拘繫敵兵屯守于近明年四明公闡達蘭復經從乃以書抵之曰竊覵自古忠信之士將命出疆綏頰立談非獨有以利于我亦將有以利于彼然後可以解兩國之紛成一時之利其等駑怯不敢自比古人而區區之意所以為閣下利害計者請為大國陳長慮遠圖之術其聞善創業者不必善守文善制勝者不必善持勝善成始者不必善成終是以自古有為之君與佐治之

臣負英特雄偉之資會逢其適乘敝而起兵強于天下
威加于隣國則必以守文為難而其等輒復以持勝成
終為難而附益其說以獻于閤下何者以其區區之愚
嘗覩于大國自交兵以來大小數百戰未嘗敗衂卒獲
大利成大功可謂善創業矣可謂善制勝矣可謂善成
始矣然連兵二十餘年士不解甲馬不釋轡南北之民
肝腦塗地殺伐不可謂不多愁怨不可謂不衆大夫不
可謂不勞訖未聞有偃革迴兵之議興滅繼絕之恩無

乃犯猶火弗戢之戒乎昔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百人皆曰善有一夫立其旁曰可教矣基怒釋弓撫劍而問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我非能教子屈左伸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而百中之可謂善矣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廢基曰善此雖古人已陳之說然某等輒敢借是意以教執事者用兵庶乎可以少助大國守文持勝成終之術不識閣下以謂然乎雖

然為用兵之策者亦必有說矣不過曰南人易與耳甲兵不如昔日之强用財不如昔日之廣大江之水僅一衣帶比之黄河豈不可渡寧昔日能勝之而今乃不能耶其等竊以謂不然葢聞善論天下之兵者不論强弱論其曲直而深識天下之理者不患太弱患太强宣和靖康之間南國亦可謂强矣而其理似曲何者宣和開邊隙其曲在帥臣靖康啓兵端其曲在謀臣是以大國能勝之然宣和靖康之事既往矣固非嗣君之所與亦

非使者所敢及而今日之事則又非敢較曲直于大國也特敢以師出有名無名為言耳抑古語曰困獸猶鬬而况國乎大江之阻固未嘗恃然冬無固氷水多風濤苻堅魏武皆嘗輕視訖不能渡自取奔覆况江為四瀆之長豈黄河可比也哉借令大江可渡而江南地卑多水閣下欲以疾戰勝之則吴楚輕剽難與爭鋒欲以持久弊之則疾疫暴作非所宜處南北之限天實為之脫有意外之驚少致蹉跌豈不損威重喪前功也議者之

意又不過曰南人怨我深矣不以此時遂勝之其如後患何其又以謂不然宋有南朝二百年矣自太祖皇帝以揖讓得天下僭偽畢臣未嘗殺戮傳之子孫世世修德惠澤之結于民也久矣億兆之愛其君也至矣時難多故天命未改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傳曰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自兵興以來調發不可謂不多煩費不可謂不廣然南國之民舉無怨讟之念乃有謳吟之思試察民心可以見天

意矣張邦昌挾宰相之貴籍大國為重不敢一日私有神器自江而北盜賊多有大抵皆以興復趙氏為言無一人敢僭竊名號者嗣君以片紙呼之一戰向之悉降悉敗此又可以見天意也議者謂其等曰石氏柴氏常有南國矣一滅遂廢豈必趙氏長有天下耶其曰不然石氏柴氏之得天下也皆以叛逆取之享國日淺無德在民其所施于民也不厚天之報石氏柴氏也亦薄是以一滅不復興豈比趙氏積德垂十葉之光施澤幾二

百年之久過於漢唐遠甚漢嘗滅矣至光武而復興唐

嘗喪其河北關中之地幾于滅矣已而亦克復興孰謂

趙氏而可以此時取之哉萬分有一假令大國以兩河

之地為他姓之有則百姓無樂推之意日尋干戈藉口

以起他日為大國之患殆閤下實同之伏幸少采愚者

一得之慮以其等是書之意達之皇上謀之元帥罷兵

休師遂敝邑之所備早賜其等旋歸復命之期使得報

嗣君而稟事焉實天下之幸達蘭得書久之傳令俾送

偽齊録用達蘭即後為元帥魯國王者也公至東平見
劉豫升陛揖曰即日恭惟殿院台候萬福豫愕然因慰
藉公等且及録用之意公讓責之為陳君臣大義慷慨
憤激詞氣俱厲豫大怒是日副使楊憲已懼而降公欲
歸斬之未發而適豫因公于司理院者半年公屢請借
書以觀豫知公終不可屈遂復送于金金拘于燕山之
圓福寺從者皆散莫知所在是歲辛亥實紹興改元四
年三月聞金帥額魯温攻陜西回公草書與之曰某嘗

以窺天管見竊以大國可謂既安既治矣而弓矢未盡橐匱黔庶未盡返田畝士大夫未盡安室家而閤下亦未免暴衣露蓋之勞豈非以江南為慮耶審如此其竊以為過矣其閘天下之事有所謂一時之憂有所謂萬世之憂有所謂一時之利有所謂萬世之利而萬世以無憂一時之利不足道也伐江南而不釋則止可得一時之利而遺憂于萬世一時之憂未必銷也請為閤下别白言之大國議兵執事者之意其知之矣不過曰宋

人之怨深矣入其國披其地而令保于江南恐其乘釁隙而擾疆埸焉此一時之憂也萬分有一大國以議者之意為然命將興師加兵于江南一戰而勝之此一時之利也而所謂萬世之憂與所謂萬世之利初不在是大國之執事者以江南介意而慮東人之未有歸也于是援齊而立之倚為藩屛且存靖康大河之約而示天下以不貪其地此其安意之所適者也然其間以國為屛者力倍則為臣為臣則能制能制則久而為利力均

則為敵為敵則不能制不能制則久而為害大國之于齊固當倍其力而使為臣非欲均其力而使為敵也若過于江南為慮而動兵于遠戰而勝之則齊人任拓地之福大國失養鷹之術戰而不勝則大國受衂兵之禍而齊人持首鼠之謀雖然以大國之威靈而閣下專閫外之事有所不戰戰則必勝戰勝而後萬世之憂起矣得江南之地而大國不能守擄江南之民而大國無所用縱有金帛之得不償人馬之耗疾民遠役徒以厚齊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有明訓不可不戒且閣下獨不見景延廣之事乎契丹救晉祖之死而與之以天下恩為父子義為君臣自以為膠漆之固傳及二世得景延廣一言而背之適無他虞能伐其罪使當是時契丹有牽制之憂晉人獲忠智之佐詎能伐而勝之乎雖伐而勝所損既多既失屏翰之臣旋喪關南之地此天下之所知也安知他日之諸臣有不為景延廣者耶齊人之德大國固厚矣自今日觀之疑不敢背然傳世一再之

後歷年十數之久國曰以富地曰以廣建皇帝尊號則
與大國之貴均也稱南北兩朝則與大國之大均也其
貴均孰肯為我事其大均孰肯為我役志滿意得侈心
日萌儒生獻議曰國體壯矣請去臣號以準古武夫獻
議曰兵力強矣請敕武備以待敵于是時而有好利喜
功之主則必曰南北朝為敵國其來久矣古不臣而我
臣之何以示後世耶此有纖芥之隙可候彼其蚍蜉之
援可恃飛揚跋扈難以制矣伐江南而勝之其憂如此

乃果能一戰而必勝乎其所謂遺憂于萬世而一時之憂未必銷者此也書成未及上守者疑之閉其出入其後十日敵遣人索書書成未已而轉徙益北至平欒州興中州府義州中京會寧等處去燕山東北二千餘里羈縻流放不復問其所止敵蓋意公明言兩國利害深識南北之勢過為之慮欲遠而絶之如所謂中京者往時二聖嘗駐蹕于此如司馬公朴魏公行可崔公縱郭公元邁亦嘗在焉會寧則去中都又二千餘里也方是

時敵新立國嚮慕文教人知公以儒學士多從之授書生徒斷木書于其上捧誦既過削去復書中圓如瓠而首尾兴目之曰木撒欖蓋其俗兒童誦習率以此公又以易講授學者為之期日升僧坐鳴鼓為候請說大義一時聽者畢至由是生徒或有錢米帛之饋則賴以自給歲在癸亥二月初六日金人忽名公詣尚書省說諭放還遣使館伴俾就館且使與洪公皓朱公弁會于燕山同塗而歸時紹興十三年也四月十四日自會于同

涂而洪公先在焉五月朱公自雲中至六月庚戌三人
俱發軔于永平館途中以詩唱和目之曰輶軒唱和集
七月七日至汴京館中都亭驛二公俾作集序自是南
歸至盱眙軍以表聞公陛對首以主憂臣辱頋不忘嘗
胆為言至言一時死節請加褒贈有曰臣聞古者敝帷
不棄為其埋馬敝蓋不棄為其埋狗夫馬以代勞狗以
守禦其為功也微其為物也賤而猶有帷蓋之報况執
節死事之臣功非微而事非賤者乎臣伏見靖康以來

迄于建炎使于金人而不返者至數人若陳過庭聶昌若司馬朴若滕茂實若崔縱若魏行可皆執于北荒歿于王事而司馬朴之節尤為可觀劉豫既廢金人取河南地金帥達蘭使朴為尚書左丞欲以收南人之心朴辭以疾堅卧不起達蘭不能奪其節後以病卒陳過庭且死其卒自割其脇取肝為羹以獻冀愈過庭之疾既死以北俗焚之其卒又自剔股肉投之于火曰此肉與公同焚其感人如此聶昌割河東絳州人殺之滕茂實

將死自為祭文人憐其忠崔縱中風坐廢三年其將死
也以役事屬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見之去冬臣請于金
人尚書省乞挈崔縱魏行可之櫬以歸其宰執憐之朝
命下所屬發遣而魏行可之櫬有挈之中京者乃不果
發而崔縱之櫬金人差丁夫舁致令臣護之以來臣謹
置之臨安府城外妙行寺而臣之隨行使臣有呂達者
本婺州人亦以疾死于北界臣愚欲望聖慈憫死事之
臣如陳過庭輩七人其間恐有未經褒贈者命有司檢

舉特施卹典訪崔縱之家許親戚迎護其櫬而官助之
葬下以慰忠義之冤于九泉上以副陛下不忘臣下之
心庶可以激勵天下仗節死難之義疏奏宰相怒降旨
令開具逐人致死因依申尚書省是時和議既堅朝廷
奠枕上下相安大臣方將盡舉天下中興文物之盛而
公氣槩質直忠義自許初脫異域萬死一生鋭意盡言
不暇依違故大忤時宰方國家之不競也敵跨河而有
之獨環京師而不取公上書首言其詐是後卒如之何

見達蘭于昌邑也遇秦丞相間行南歸班語路隅泣涕相勉詞氣奮烈秦公為之側目有吳𤋮者有孫懋者嘗為馬闕屬官闕軍退而𤋮懋降金達蘭使二人從公飲酒以誘之葢𤋮頃在宣和間與公同為太學生時以金命知萊州安自矜大爭論輒不遜公叱之而罷自是不復見逆豫之僭號也實金援立之背義違天神人共憤而公廷折其狂妄之威示以比肩之分使一時汙染之俗知有大義私書遺敵曉以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以啓

廢豫之謀非公胸中甲兵足以殄滅之則豫之跳梁跋扈其有既哉當其時握節于金者幾三十人嘗因朔庭赦宥許使者歸其里諸公懲久縶語不以素或徼幸稍南則占籍淮北惟公以實告且甘心流離不為勢利屈卧起一節忘其凍餒亦猶齧雪餐氈幸而不死其後益徙而北稍稍自便始有哀王孫者故謝樞密王公倫惠綿衾之詩曰蘇氊久絕寢衣想姜被忽分挾纊春至訓導童蒙資其束脯困厄如是而志不奪其後十餘年間

一時南冠者或死或留所餘無幾而公亦自分編于異域身膏沙漠不復歸矣其于懷闗思親之外處之怡然紬繹書史賦詩作文比歸橐帙至多類與時不合目擊誣告羅織之禍悉焚之殆無子遺公之操心慮患如此卒以免吁可哀哉自靖康以來仗節死義之士固多或歿異域者將何以自見公歸首以司馬公等數人為言歸崔公之喪且請加卹典雖一忤大臣意而數公之節義凛凛乎標于青史使後世知聖代之多忠臣公之力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二